

柴门鸟雀噪

王大米 2019-11-29
11:12

渴望用远游来逃离生活是一种愚蠢的行为。

前一个月生活在极其困顿之中，闷闷不乐，每天的开心事就是聊几句天，发现一个笑点就得珍惜着把笑声给完。其实也不是什么非常态，好多人都如此。但是我总是对自己不满，对生活怀有愤怒，我天真地以为远游是一个可靠的解决方案。

此后每次觉得很难熬的时候，远行是我最大的盼头，我只想走，哪里都好，只想走出去，呼吸空气，远离切身的生活。

今天回来，我才发现无论如何，我跑不掉，我所逃避的东西一直都在，现实从未被理想主义阉割掉，于是我陷入了新一轮的“反应”之中。我想要远离的选择和惨淡现实，妄想看看别的世界有什么不同，但是没有什么地方的基本组成架构不是一样的。每一个游人都会深有所感。

首先是一种不满情绪，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地下室之中，如果觉得陀氏的“地下室笔记”里面的地下人已经足够恶毒的话，那么我得说他比我还要高尚一些。他可以肆无忌惮，恨恨咧咧地骂，用各种脏话，做厌恶的表情。而我不能，在表达方面我是有缺陷的，我已经习惯性地顺从，习惯性微笑和点头，我所受的教育让我觉得说出一个字的脏话就会有心理负担，但是我多么想，在每一个生气的时候用肢体也好，用言语也好，表达自己，我的表现如此单一，以至于我本身都感到厌倦和不快。但我不能单单把它归结为教育，也是我主观地想取悦别人，想让自己生活在一个和睦的环境之中，于是自愿作出自我阉割，换取并不令我心安的和睦。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在心里说，下一次，下一次我一定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力量，在面对自己的愤怒和不满面前，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应出来，将那些东西从我的脑海中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。我想是因为我的懒惰，不够努力。所以每一次有人敢去打破禁忌说话的时候，我感到由衷的开心，为着我不能做到的事情别人做到了，这是极卑鄙的。

今天早上我发现公众号多了几个关注，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，我也很久很久没有写什么废话了，所以大概这几个人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发低俗广告邀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人对这种体量这么小的个人公号感兴趣。我又生气了，拒绝交流是我最大的反抗。

“当他思考时，他对受到的刺激（他所读到的思想）作出反应——最终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作出反应而已。学者把他的全部精力都耗费在对已经被思考过的问题进行肯定、否定或者批判上面——他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思考了……他身上的自卫本能已经衰退了，否则，他就会在那些书本面前包围自己。学者就是颓废者。我曾亲睹一些天赋极高、性格慷慨而精神自由的人在而立就“因读书而走向毁灭”，只剩下一堆需要摩擦才能产生火花或者“思想的”火柴。拂晓时分，万物清新，人们朝气蓬勃、精神饱满，在这个时候读书，我称之为恶习！

另一种形式的谨慎和自我防卫就是要尽可能少地作出反应，使自己远离那些必须要放弃“自由”和“主动权”的环境和情形，以免沦为一个单纯的反应媒介。”

——尼采《瞧，那个人》

还有一句不知道原文是什么的，所有在久坐之中产生的思想都不值一提。所以我们应该好好运动。